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七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祭文二

奠劉元城先生文

夫士有曠世而相感者古人有是言矣非精氣所注鬼神爲通而何其孚契若相授受耶予讀宋史稱先生眞鐵漢方其立朝抗言指摘權奸不少却卒致章惇蔡卞輩肆毒屢竄風惡地瀕死不動其心意此方風氣剛勁其稟受固然者及觀先生爲學自不

妄語始論當官處事必秤停輕重務合理道則知
先生平生言為丕祐完人者非妄發蓋秤停熟揣衆寡學
無術之銓部以來崇正黜邪於輸臣意指弗輙徇
豈㡬思竟見竄逐歟秤停輕重寧斥輸臣不忍負
君恩要亦自信此心而已今所判天淵得以辨香謁先
生於祠內謂天實相之使知所景範以堅信道之
心不其然乎夫艱難險阻實為作德之基而天之
所以玉成正人者務非窺所能測其命觀業察應
除吾家吾心於先生勢甚急矣而一夕鍾鳴天寔

斃之蓋居高聽卑有若此今
上獨攬乾綱不同紹聖時事予謫居先生故里又非惡地寸衷耿耿雖不敢徼福於冥蒼復破平日之戒有愧先生死不爲也矧爵位升沉如浮漚然皎乎揭天地間惟正氣而已彼章惇怙權滅類自以爲世莫已毒今誑爲鬼蜮思寢其皮惟先生祠宇巍然守土者必祀先生乃聽政又群秀士育先生祠廡如樞衣待敎使章惇有知寧不含羞地下而悔爲鬼蜮之行耶某生也晚無緣侍先生左右而爽

靈若覌不知實務昧迂疎背曲垂指教通之夢寐矣
乎生溺一朿言有盡而意無窮惟矜而進之

奠同仁三先生文

夫人生宇宙間如春榮秋瘁理無久視其皎然褐
日月並曜不失其所以為人者仁而已矣然仁貫
五倫而莫大於君父使心乎為國須天理合人心
則生死雖不同而成其所以為人者未始不同也
方逆濠包蓄異志剝蝕江右士民如負嵎之虎諸
司皆悚息為避禍計惟憲副胡端敏公以發姦讁

戎巡撫孫忠烈公以抗節死難提督王陽明公以冒險定亂猶之三仁於殷其跡雖異其揆則一均足以扶世翊運謂仁根於心不約自同者非耶嗚呼光嶽氣分士習日下易心於變故不顧君父者豈少也三公同浙産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卒之同官江右身犯凶燄相次成功使稱述其仁者崇祀吳山增重同榜其於歌鹿鳴之典寧有所負矣乎古之人慕其人必思所以繼其志今兩浙山水靈秀依然如舊凡青衿之士過其祠者莫不切

仰止之懷及計壬子以來文千將及一周豈無應運以興步其芳躅者出于學校之間耶愧予凉德濫司文教不足以標示諸士敬積虔妥靈寫此表曲冀三公鑒之陰牖默示使諸生知所砥礪建鴻鉅之業就非常之事則於前哲有光而某亦竊與其榮矣

四賢書院奠文

維茲寶婺山秀川明儲精毓秀群哲挺生文定何基闢關學求守約刃斥異端上探伊洛元氣再培復

有魯齋王栢惕然持敬直窺聖涯業授仁山金履祥益詳
以確剖析疑似其見卓卓冲澹養志寔啓白雲許謙
指示歸的所在蒸薰羽翼六經前後一轍遡流而
源支派不絶像位秩列秋肅春温扶世立教天壤
俱存藐予躁庸濫司文鐸素佩徽詞如服良藥深
病士習弗務躬行競逐枝葉漁獵虛名投挈諸生
驁此頹瀾尚冀明光陰牖正道如渴得飲如醉得
醒庶幾寡過無愧典刑

祭少保張龍湖翁文

嗚呼古人有言感恩易知己難某之於翁豈徒感恩已耶自壬寅之春公召自留銓入佐太宰某叨屬吏於典守所存動稽前制不敢開倖門徇要人蓋亦求盡常職耳非矯為名高結翁知也翁獨許某不負所職此豈可以虛辭借哉父之某忤要人謫天雄翁惋嘆於朝詞氣激烈不為禍患懾沮非薄於謀身而厚於待屬吏也心同神比堅如膠漆雖昆弟不能離而況於要人乎昔韓魏國居諫垣不畏避為自安計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故魏國

得此蓋自信者以沂公爲天下正人也某雖寡學

難以自信而翁爲今之沂公實後學著龜故某不

自揣量而隨處持此心以盡其職者蓋信翁之深

因之以自信也詎望屬私昵之情已哉及翁膺爰

立之命入禁直某亦起謫所晉貳坰卿聞翁雄挺

大節以天下爲已任而民生休戚人才進退遏情

虛實與夫法度紀綱有戾於前制者無不剴切論

之是沂公之不收恩避怨於翁蓋無愧矣萬一獲

侍翁左右亦欲取沂公之儼然不動者望翁屏高

明之德濟以沉毅之謀則大事可定而魏國之所
以師服終身者在此乃一疾遽逝將託誰爲知己
也耶嗚呼公不可作矣而公之知愛與沂公之勉
魏國其心一也某雖不敢比業魏國然魏國之臨
事熟慮而持之以定力不計乎成敗此則可以自
信而求不負於知己也公其然之否耶嗚呼哀哉
知人知言亦猶知音今鍾期已矣徒欲鼓伯牙之
琴是求知於好竽之門也不亦左乎顧暮天之籟
弔徒酒泣於西風緘辭附僕聊至此酸痛已矣

同鄉門生祭大宗伯南野公文

嗚呼天於斯文所關甚重而何其興廢之朕不可測耶自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甚或弱於紛華競於馳騖不歸其根久矣於潛心大業何有哉吾師野翁崛起廬陵卓然有任道之志不躬高以陷於空無不騖博以流於泛濫直指本原以遡孔門要旨允海內學者尊而事之猶若考亭之在宋室也而翁之所以教人規模廣大不爲萎儒固習其要本原於六經而其究可措諸事業故及門之士

如群飲於河莫不充其量而歸況某等叨同鄉侍函丈有年所賴指迪而不至於悖繆者豈下考亭之澤耶然考亭以斯文自任而正心誠意之說為世厭聞加以纖人攻之立朝僅四十日而罷從遊之士至無所容其身識者未始不致憾於宋事也

我

皇上崇敬一之學以示天下首擢翁掌邦禮置左右與二三元老協恭幹國事更相推美而不自居非考亭所遭可比擬某等亦賴彙征布庶位各以所得

於翁者自効寧至有變易衣冠自別其非考亭之

門乎哉今

上自朝堂下及閭閻未始不慶幸道之會意翁柄用有

日將與二三元老白首同寅以斯道斡元化則考

亭不得施於宋者可施於今日矣而中道遽殂吾

不知彼蒼之意何若也使天無意於斯文則君臣

相遇自古爲難而所以遘其會者其誰尸之天如

未喪斯文也則斯文有托於翁矣既畀之位而又

奪之齡是遵何說者哉嗚呼痛哉考亭之志雖不

及施於宋退而明道有以立人極為萬世宗師而
門人黃幹張洽二三君子又足以托斯道則考亭
可以死矣翁受知
宸眷不及大施所學以究參贊之業而某等寡陋又愧
任重道遠之托翁何以死哉往者某等問難左右
翁雖疾病支離則喜見於言貌然沉痼之去體計
翁壽考惟祺而天之所以相斯文者未艾也今病
未浹旬而遽易簀無復有范念德黃幹輩在側受
遺教則學之當勉與遺書之當脩并喪禮厚薄無

從而質也及訃聞奔哭雖摧肝裂腸而翁能復起
也哉嗚呼蒼天其無意於斯文乎固不爲翁一人
計獨不爲後學計乎某等所以涕泗傷悲者不悲
翁一人之亡而悲後學之失所依歸也雖然考亭
之學得所托矣而歸葬之日有稱徒送爲師之誇
今訃聞當寧惻焉震悼
特加恤典賁及身後是翁之學已孚於上下某等雖不
肖敢不蚤夜服膺嚴訓而其後苦張韋耶臨位一
慟萬古長辭

同鄉諸老祭南野公文

嗚呼豪傑之生將爲天下蒼生造福期不負所學也天啓南埜公胡爲乎生而胡爲乎奪哉吾鄉大和山川多清淑之氣自楊文貞衍

成祖以來至今百有餘年積發於公敦大爽愷不啻鼓真秀於天柱諸峯而才思湧發文如章貢之來有源有委浩浩乎不見其涯涘則天之於公篤而培之其可知也已及受

簡注晉掌邦禮入侍禁直凡禮樂政教所當脩舉釐正

者出其謀畫悉盡底亦而觸事取裁罔不稱上意
旨則紹文貞以興而有光前烈者不惟同鄉屬望
之凡海內縉紳莫不顒顒望公必有以見於天下
也而今竟已矣謂之何哉謂之何哉予等義切同
鄉或先公而生或與公爲行輩或爲公之晚進方
慶蟬聯朝宁爲江西一時盛際期同心同德以衍
庥績寧四海固不徒同鄉之光尔也今公先舍余
而逝則予方白首而朝夕機務奚所諮而贊定諸
卿之各以其職分理者誰與之恊濟後生政有所

不通者於何從而就正焉凡海內之屬望於公者又將悼蓍龜之斁敗而羣疑無以自决矣則公之存亡詎一人欣戚已耶是以予等之哀不止於入門一慟幽思耿懷遇物洟泗蓋不能無憾於天道也而公之英爽於昭於八紘之表與文貞相爲炳朗也而又何怍也耶

祭太保陸東湖文

嗚呼湖翁其遽止於斯耶天胡不憖遺耆臣而忽奪之速耶夫官領丹禁爲股肱近臣非忠誠茂著

者不足以法飭陳璟太微翁的世胄侍
明聖起江漢擢武科歷戎階掌錦衣衛事二十餘年侃
侃自樹有肅清宇甸之志如計擒逆師姦黨不勞
尺鏃與夫纖人恣竊猾因煽禍者抗論不懾何其
毅也至於軫邉患療饑荒申理冤類雪白無辜賴
以全生者不下數千人固不徒拱宸極佐蘭錡號
爲稱職而已此其勲德上通於天宜爲之增紀延
齡以需遐福乃逾艾年而竟已耶嗚呼君臣相遇
自古爲難而心腹爪牙之任尤不易得故李大亮

以金書直禁中而文皇耳寢以其忠誠可託也翁
一念赤心素符
特簡屢晉大保食伯俸入直禁殿用能仰釋
宸慮端拱清穆何慚大亮之忠誠天既申右
明聖如北極常尊所以張肅肅之威靈如翁其人者何
不篤相於冥冥使久置肘腋永掌環列之司耶將
忠格於上者有時而爽其報神理之樞不可憑倚
者耶嗚呼湖翁自昔忠臣義士其身雖逝其神常
存翁平素笑談麾揮視古今如一瞬茲乘大虛遊

大合之表固有不隨死而亡者感

明聖憫惻贈爵以忠誠易名以武惠而耿耿未竟者憤

激於中顧瞻邊患民瘼必將鞭風霆布雲雨洗兵

絕塞賚錫康穰則身雖不直乎丹禁而圖報於身

後者寧有所憾也耶某等忝聯姻末待翁教最深

侑奠以辭蓋本翁之無憾者以慰翁亦冀幽潛之

中溢其不及得以分國家之憂而翁亦不見啮於

九原矣

祭稽勳司郎中卜信夫文

嗚呼已矣乎吾信夫也胡爲痛吾心潛老淚不能自已耶夫賢才生爲世用固宜有以成其終也信夫以才學德履拔銓曹曄然丹鳳之方甦瑩然白璧之既襲凡士紳中相知者胥稱爲遠器逝將羽儀省臺圭璋治化無疑也而予心私切慶望何異薛簡肅之於范希文歐陽文忠之於曾子固乃位與壽竟止此將天有時夢夢雖愛才者無所庸其識耶抑明星謫在人間天覩取而還之耶嗚呼厚德之家其流光必遠孝弟相禪是謂世綱信夫繼

伯仲取進士効用

明時而大夫人在堂有賢孫予嘗撰壽文誦述其盛謂

海内不多得詎意慶未踰歲乃僅大夫人又哭信

夫也耶嗚呼塵紛糾纏榮枯不一其幾棄大倫甘

爲燕雀危礫之行者豈少也而多老死信夫令嘗

塗活民不下數萬分司銓政詳慎縝密未嘗一筆

枉流品陰功昭灼足以格天增紀乃不能挽其厄

運而竟已矣在信夫抱希文子固之志固不暝於

目而予心耿耿不能如許歐獲酬其知願漏止於

一溺爾耶聊寓深衷詞不盡哀棄蘭雖悴而芳不
朽冥冥之中鑒予痛而陰庇其後嗣亦可以慰夫
夫人於暮年矣

祭封一品夫人李母文

嗚呼連城之璧産于名山明月之珠育于玄潛蓋
元淑所萃有開必先而章瑞表異由其所儲者深
且厚也巽等徼天幸同傅相渠翁於嘉靖壬辰登
第榜中三百二十人至今三十年來凋謝幾盡獨
傅相屹然居館閣直禁御迎養太夫人優游八旬

榮封一品爲吾榜增重夫豈偶然者哉詩有之瑟
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福澤不輕畀也宋尚書張忠
定稱同榜得人最多謹厚有雅望無如李文靖及
觀文靖參大政其母在堂忠定與王文正向文簡
冠萊國俱祇候若母識者謂同年登庸雖文靖之
公心而得於母教居多某等自揣薄劣不敢附忠
定諸公賴儔相休休如文靖推轂汲引使得聯班
六卿竊同榜之光孰非大夫人之貽耶嗚呼情緣
所感悲出因心某等京德寡祐早失所恃每切萊

國祠傷之慟故見有毋者輙爲之喜其亡也輙爲之悲大夫人高年康寧身享全福恭以子姪之義遇節假升堂候啓居聞傳相侍側輙以濟人利物爲訓未始不私相慶忭倍爲之喜適今奄棄祿養奪傳相南還使朝紳失與衎閭不悵悼而况某等銜恤終身者不因所感而倍爲之悲嗚呼五福之全古今希覯文靖之毋雖有賢德而榮壽猶未得與大夫人並茲訃聞當寧郵與所加皆爲希濶之遇凡執筆之士悉托之詞詠以傳不朽使後世

尚論者稱吾楞有賢輔如傅相又有榮壽之冊如大夫人者以成終之循之陂名山涉玄渚盍信珠玉之珍有所自也藉華既以傷感者為傅相悲復以與遇者為傅相慰且冀傅相與且感遇遍報移孝為忠亦可慰大夫人於九泉矣

祭少宰孫季泉母文

嗚呼女德有關於世教尚矣方王道之行化流俗成託於公卿大夫之家如芼蘋湘藻敬一職而勤細事者詩人歌以為美而皆錄於師氏仲尼且存

之以為教使有相夫死國事而又不忍死其夫教遺孤為世名卿以歸見死者而心不愧又何慚於

特書進卿忠烈公奉

命撫江西知逆濠陰謀不軌已委身報國不有其家四載獨居恒尸一日而夫人克承忠烈不以家累督子守門户脩歲祀以俟命遂志是其心皎皎乎與忠烈同逝矣既逆濠以國叛忠烈死之使擗摽哭泣恚慼一殉雖可駭於聽而休於視不幾於死忠烈矣乎夫人知以大義自斷不為迫脅摧決自輕

如鴻毛驅子僕間道兼程赴王師併力死讎是激於倫常而循乎義理者矣及罪人旣執爾得

賜詔褒嘉天下所以仰慕義槩濟格英颷固赫赫如也夫人又思所以充忠烈而光大之朝夕範諸子與孫若於禮而約於訓使績學潤身畐報

國恩卒之年踰耋期伯直金吾仲列符卿季由進士及第歷少宰而諸孫又以吉士儲養候用皆身親見之非精誠篤至窮微徹幽而何其應若取攜也是忠烈死矣而夫人義足以輔志使不墮前聞實

所以不死忠烈也不可以相見泉下者耶嗚呼世教下衰縉紳之士負

君父以苟容者豈少也忠烈獨以赤心不負國而夫人又以大義不負翁所以厚其施而食其報者夫亦不負翁與夫人推古詩人之意宜其歌咏嗟嘆之不足而仲尼之所務白也故予等聞夫人之訃相率敷之於詞藎慰夫人可以死矣而非所以爲悼也

祭姚繼文祖母文

嗚呼古人有言士人家切勸教弟子勿令詩書味短然世教下衰縉紳大夫猶或難之况撫孤至於成立如令伯祖母劉者豈不尤爲難哉予讀姪繼文哀狀叙曾孺人言行之詳無一不合於道蓋令之劉氏也而何其天性有聞耶方繼文生二月父靜淵君即世未踰十歲若祖教諭翁又世煢煢子立何異令伯之愍凶孺人不忍隊宗祊竭力撫孤孫督使有立又性嚴知教親課繼文以經書必熟誦乃已稍闒出泄語輒正色責之不少恕及以餘

貧出貸爲生計有父負者不責其償甚至産業剋落攻苦茹淡無悔懟意是撫孤成立與劉同栁不知劉之所以敎令伯者果一一如孺人否耶嗚呼閨閫之脩其事微而昌衍儲祉各以類應劉雖鞠令伯有成徵拜洗馬而令伯遭不造之朝難以臣節顯至控表懇辭退逐初服猶有不遇之恨今繼文恭遇

聖朝育養詞林迎孺人就養京師供以大官他日名位可期遠大所以光賁泉壤者固無窮也視劉之所

遇不爲榮幸矣哉嗚呼淑德卓行不著則世無所勸予嘗督淅學愧不獲采輿論敦禮於門以顯埀陰教之意迺今閱孺人之訃其忍諉曰不采於師氏而竟沒其內美已耶陳詞致奠俟天下爲人祖毋者皆如孺人焉則可以鏡世道矣

祭李茫湖先生文

嗚呼山之佚人其事隱然能衍澤引暉以式鄉人相與崇誦不替豈非公論所出有難於誘怵者哉古今稱門閥之盛必曰平棘李氏其簪紱繩然相

繼者不少也論者獨以士謙孝友睦惠之行足爲
李氏重是厚德所及固非圭組所能易矣而況攻
苦茹辛以亢宗祊者乎茫湖李老先生早孤不吊
賴母氏林竭力鞠全使憲副公一線之脉因之不
墜先生獨志紹前緒優游道義爲吾豐開人既抑
學宮乃以遺經授諸子及宗人卒之賢科連掇而
黄堂布政烏臺執法各以職振其計偕需用者如
日方升人固擬其不後乎棘李矣先生身膺褒封
居髙思卑兢兢焉動以仁厚孝誼訓子姓而敦龎

之儀宏標之度足以鎮躁釋險即士議存心又何加焉某等晚進挹道範而耳風聲蓋亦有年方慶老成在鄉典刑可即又字内多事冀得令子烏臺君與之共濟則先生未竟之志可酬而忽以訃聞何哉昔士議之殁也趙郡士民聞而流涕相與樹碑于墓以德及於鄉人者深也先生居素無愧於士議固信流光之遠但烏臺君長才大器暫頓於清時而老成凋謝浮俗失則寧不增同鄉之感悼耶愧竊祿朝班不獲與執紼之末相與樹碑于墓

械詞遠眞庶鄉人誦之知德儀雖永隔而吾豐士謙固可以永長思矣

祭皃南庄翁文

嗚呼盛德之家其澤滋厚以發源之遠也況含研毓和自援於隴畝之中光前烈而啓後裔是豈偶致者耶若初入銓司獲交內翰春陵提身藻潔閉門讐圖書多所刊定不聞寒暄事益以盛德之後也及謫天雄式翁於敵廬聞翁以耆厚重一鄉事父備極飭也後因具所嗜或自遠致有徐仲車之節

孝兄弟分財各隨所欲讓之無吝有蔣孟嘗之友
愛爲家幹蠱以部解至京不爲狐鼠輩所困慷慨
引誼直犯鋒先課以歸有孔戡之義勇虞饑貧貰
不計盈縮至取負券焚之有郇仲郢之仁厚與人
言披肝膈以訟來質者得一語輒釋不煩官司
有陳大丘之忠信是翁之積行累善所以培澤而
引休者不可以一節數也而又延師教子責之以
成卒之子春陵暨孫汝山相繼取進士入詞林司
綸誥而身膺褒封饗大京兆之養非天實佑之以顯其報

耶嗚呼世有席子孫勢焰復藉閭巷閭至老疲不厭曾未幾而景響銷歇翁不以世襲軒冕為榮而以名德相望勗子孫且塞實自藏布袍草履足跡不履城市至宗人化之以守禮聞凡過其門者見其雍雍睦謹雖不識皆知其為積德之門也使天慭遺多年庶有以父式鄉人不徒畫春陵愛日之誠而遽爾奄逝使令子令孫不獲嘗藥視含寧能已於感悼也耶雖然子孫賢族將大昆氏自文元文莊父子仕宋繼列詞林掌

制誥至今數百年賴翁彪炳育珍昌厥後以匹前美則

中春一派幾微復熾者自翁始而九泉之下不可

以見兕氏先人也耶是翁足以自慰而春陵亦可

節哀以成大孝矣

祭陳元之毋文

嗚呼閨壼之行不聞於外而內教所貽足以充其

宗使夫志不墨於湮没其父之所以擇婿者亦韋

章著明何其微而顯也史稱王刺史知姚果毅有

貴子以其女妻之卒生元之爲唐名相而王以知

人稱向使其女不知所以教子則好儀如元之必
不能折節晚學何以光施於唐而顯父之明識耶
初陳子元之父翁五十無子漫遊濠徐間非有爵
祿可以動人趙擇使獨知其有貴子以孺人妻之
視王刺史娶果毅何異然歸十二年而生元之生
後九年而父没危如一髮又非有果毅之資也不
有孺人撫而教之則無元之矣況責其無儀心乎
哉子不知姚毋所教者何事然勸今讀書而儀心
頓釋則責戒必嚴今聞孺人與嫡翁茹辛撫元之

不斤斤然以貨殖累子惟勤組織資燈火每夜課元之讀書起卧不離或友人至對談輒默趨屛後聽焉所言書史則喜助供饋少涉俚語必擊几示怒狀取責不少恕則元之自不敢萌獵心卒能反身力學魁浙闈取進士高第官禮曹使人皆稱曰陳翁有貴子若此趙揮使明於擇婿有若此是非孺人貽之耶嗚呼撫孤爲難而善教爲尤難孺人撫元之於髫年其備嘗艱危何啻萬狀天宜純佑默相顯食其報而元之竟不獲伸一日之養歟不

歿猶使抱恨天涯是遑何說者哉然生寄死歸如晝夜然古今督毋昭揭於宇内者功德不磨而已孺人事夫以順教子成名而元之又卓然樹立以媲相妻業自期待則功德將與媲毋並傳不可以信天道耶予識元之於諸生中聞淑行甚悉栽詞附奠愧不能表內教於生前聊慰幽潛於九原焉耳元之思所以光孺人者又何如也

祭宮保周嶠山文

嗚呼巍巍天胡奪之速耶古稱御史臺朝廷綱紀

綱紀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初臺長員缺

聖明諭下準繩之司須用剛正人翁由大司馬贊留務

釐

特改任焉於是天下曉然知

上意所向而貪墨詭隨者無所容也翁受任以來風力

愈勁計吏治則秉公持介於耗亂不職者稜稜無

所混代貪至操礪屋漏門絕饋遺即鄉戚故人不敢

以事干節槩凜然聞於天下所期贊

朝廷清明之政者固方隆也廼遘一疾弗起將剛果勁

正之士若天或雙譽之耶嗚呼鄉曲之譽不可以旦

暮襲縉紳之褒不可以矯飾取翁發跡寒儒環堵

蕭然及居諫垣謫下邑歷臬藩撫留圻督兩廣

皆膏脂之地操孰柄而冷然不改其素卒之蓋棺

論協簡知自

上賜祭賜葬且易名之典下焉此可以虛詞借哉是翁

雖不久于其位而激廉起懦使人不迷趨亦未爲

不壽矣嗚呼匡廬挺秀彭蠡呈清所以壯吾鄉之

勝者萬年如一日先達掌臺中若戴恭簡張簡肅

皆威重鈇冠名髙石室几後進聞而慕之恨不生
同其時親見其風裁今幸有翁繼之亦信山川爲
助典刑可卽而遽棄若是則先翁以生者孰與切
磋而後翁以士者又將失所宗依矣某等相率奠
于其堂冷冷淚下蓋爲
朝廷失正人惜不獨同鄉之私已也

祭大京兆查近川文

嗚呼良友不易得古人有是言矣予輩於近川公
寧無惑於大道者乎今方聞之士鳴珮朝班莫不

厲氣槩事功而出自吏部者俱稱公坦夷洞達披素見情允為悠遠之徵又諸子秀發官儀曹提京闈有冑監繩繩然克振其美蓋天實厚之以全福隆其身也乃今晉君順天慶者盈門而奄然弗祿乎者復至非不可詰者歟昔郭林宗所至擇交故其沒也海內名士無不傷悼奔奠蔡中郎雖不敢附德公叔度諸賢人李與公同出吏部又同志何異締交於郭君每遇慶會相聚從席商治理稽國典以德業相勸矣指乎金石之交兆宜銜杯酒

而已曾信宿未幾室是人非無緣起九原相與拊掌一笑滌此塵冗感悼爲何如耶嗚呼人生大塊内如逆旅然其儵然可以蓋棺者此心知而已古人思其友而不見見其所與者即如見友今公神遊六合之表回將排閶闔鞭風霆雨施天下悠然與彼蒼者俱矣然片言隻字存篋如耶歷宦所至猶多遺跡見之即如見公也況公於平日相與切磋者莫非道義乎輩自矢固不敢以宦成自怠有負友誼不知冥冥之中肯默相其不及如生存否

耶臨棺哭奠聊陳悃素蓋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公其然之否耶

同府祭嚴老夫人文

於皇夫人德範裍帷自天作比歸于少師少師奮

績際會明時結知

九五如虞足夔晝瘁于國奚恤家爲一綜内治夫人

是宜檢身以禮逮下以慈敬供蘋藻有開其儀親

蠶

御苑夙夜惟寅動應圖法言爲壼彝鷄鳴警戒從以親

覲日恢相業沃若藥資

帝嘉幽履數錫命詞界封極品寵與翁隨偕年踰耋迓

祉迎禧克昌厥後如茁蘭芝司空繼美獨竄天池

左右文武騈組盈墀貴無溢累盈虛以卑默盈崇

樸豈俗之移共所純佑百歲庶幾胡遘於疾欻與

世辭訃聞當守若曰噫嘻

勑優贈祭宗伯俾司遣官飭塋汞耀豐碑生榮死哀孰

與等夷某等誼聯桑梓飲澤含飴玄堂載啓悼往

傷離爰陳椒醑共薦靈輀告予愴惻昭格于斯

同部祭嚴老夫人文

惟天眷

帝名世發祥特鍾令配于鈐之陽婉娩夙成溫恭惟則

孝敬仁慈琁閨種德陰翊元輔佐我

聖明孤忠禁直特平如衡表正百僚懋勲當代屋漏無

慚功歸自内穹蒼昭格錫命屢加一品偕老其何

可涯篤生司空實惟冢嗣慶衍孫枝聯綬結駟振

振濟美三世同廷處榮彌約式著典刑槐陰鬱葱

堂集珠履共祈百年永迓繁祉胡然溘焉金釭夜

寒小逝不返冊藏莫攀宗伯號

聞訃隆祭塋

溫諭臨門司空留養丹旐載發錦衣扈歸

欽賜馳驛

恩示等威從古難兼惟福與壽猗歟夫人實天所厚如

彼玉瓚注茲黃流名為善積終焉優游

勅使煌煌煇光燁路觀者堵墻誰不稱慕某等忝門

下仰止徽音況與令子義切同袞紼謳末由南望

秋爵寧屬申詞情不盡誄

祭封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郭靜菴文

嗚呼隋珠淵鍾下璧岳韞重丹流赤渟藍出青是珍物稱於天下者未始無所本也況昌畫馮翼之臣總攝百僚爲世楨幹詎山川靈毓之泄無以肇其祥耶夫子爲大宰而父尚存者明興以來不概見天順間有李文達以吏書參密勿其父封少保公親見其盛至今九十餘年靜菴郭翁覲其子東野公柄銓政如景星慶雲爲世爭睹雖中岳氣完鍾毓自異而翁之所以遲其休者詎不有

本哉吾鄉彭文憲誄李翁稱其式文達勉盡忠勤
與人方便四字無書無之用能使文達以相業顯
予輩不及面翁聞人稱翁醇謹性成不忍毫髮虧
損人種種皆仁厚事蓋心同李翁之心知所以爲
淵爲岳爲流丹出青計用能食其報如李翁也歟
嗚呼人生如寄世其掀然聲存者莫大於生榮死
哀翁與李翁同產中州身膺褒封茲訃聞
聖天子憫惻遣官祭塋賁及幽泉使中州士民聞而嘖
嘖嘆曰前有南陽李翁今有安陽郭翁福壽兼隆

二百年僅一二見益信種德之利爭相効慕其爲
榮哀何如也𠞊東野年方喻艾圖報有日
上不忍奪子情求忠於孝負其時釋服起召則博大之業
可以殫其所施而文達之圖報未竟者固有所待
矣翁不可以含笑於玉京耶子輩與東野同朝方
慶世道清明同獲豪征而濡德窮本實甚矣錫翁
遐齡覩令子之成以贊𢡟化也而忽以憂奪蓋有
餘感焉因本教徵於令子者爲翁慰而望令子以
竟其施者又不徒子輩之私而已

祭東廓鄒先生文

嗚呼吾師廓翁棟梁斯道爲後進楷範可謂存順而沒寧矣不肖聞訃孰爲淚下淋衣而倍爲之慟耶自聖學蓁蕪舉世涉獵記誦割裂裝綴爲取青紫捷徑於吾心本原之地果何益哉某於嘉靖庚寅從翁於留曹蒙提契定性之旨使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於是知理不在於書而在於吾心不涉於想像而踐履於吾身矣及其壬辰竊第司理興化翁亦晉翰苑掌成均冀得朝夕請益共贊

熙化而翁亦不久於位寧不悵然失望耶嗚呼昔人有言收拾楠與樑先須收棟梁故唐臣贊皇李公位列三公自謂雖由君恩亦由儒訓薦進其師胡公震董所本也翁鳴絕學爲時耳目非胡可比擬其洊春風化育叨列六卿竊保傅於承華又遭事

聖明御極與唐虞三代事業不能推本所學薦賢寔佐之蘊獨無愧於李文公也哉嗚呼古人守師說者如守世業所行悖所言者謂之玷門墻翁於壬戌

之秋遠寄手札有民隱當恤數語無非憐世藥石時時省惕方求無負教指詎意言為未訖至今一字增一涕耶聞翁之訃謹當循古成墳服斬居廬如桓郢故事而身羈於朝無緣匍匐遂吾私椷詞千里以寓一哀蓋甚於子瞻之哭歐陽文忠也冥冥之中甚胥溢我不及以終平日成就之惠耶

祭太宰闞石塘文

嗚呼士生天地間致位行道固貴有自立之志而知己又不易得某自入銓司以來見要人撓職守

堂屬互推誘往往生隙速官謗及翁秉銓政為人望所歸獨不鄙禮拙直允求所以獎忠誼斥邪暗中宣於天下者多茹納焉而某竟爲要人所抑謫天雄未踰二月要人以罪繫翁不次推某督兩浙學政得以覽四明之勝知發祥於翁者有自謂天實司之不其然乎又之翁養素南還某酌翁於西湖之濵翁因嘆曰聲華勢利有如浮漚然惟道義之知可以涇太虛浴紅日子不患不任遠大惟不忘此真味足矣某唯唯不敢當詎意別違十餘年

遂叨六卿竊保傅之榮酬翁知愛也耶嗚呼知己固難求所以副知己者尤難翁不以爲吏待某勳期遠大事業而某以拙直掌邦土當庫帑空殫之時上之恐耗

國儲下之恐疲民生展轉思惟實切覆餗之憂欲求正於翁而翁不可作矣謂之何哉嗚呼老成典刑爲後進所景範方翁願老石塘之墟如山斗在望某雖身羈於朝無緣操几以從然爲

天子守三尺壇壇如待翁側以不可聞於翁者即不可

聞於
天子也及去秋具狀候翁左右至今春始得手札字字炳
若日星有畎畆不忘
朝廷之意嘗居諸末幾而竟為衷諛之言耶公蔡埀
盡之年猶以道義勉某今某聞翁訃得以職事乞
恩差管營造將天所以顯翁知愛者不在此耶猶典刑
之日違而執紼之末由樊皋陳詞聊寫此感刻之
私爾矣若翁之所以亘終古而長存者豈哀詞所
能盡耶

九卿祭通政楊武東文

嗟嗟武東奚竟若是已也乎聾聞訃傷悼蓋疑乎天人之際焉夫盛德之後流光必遠謂其格天有素錫美無窮也楊文貞公夾輔四朝功勳彝鼎其餘慶所鍾徵發於武東而武東又克自標樹恐墜前聞由進士理刑登潮二府徵擢銓曹晉爲選部郎行義卓卓可述衆謂其紹文貞以顯矣忽爲巳忌者所持謫縣幕以去乂之公論日伸不次敘遷督學校於嶺南佐藩政於巴蜀至今

晋爲通政滕黄益感激圖報稱嘏謂天道終有知將隆以文貞事業矣忽又𡲆疾數月竟弗起何人固信之而天即奪之耶嗚呼天以生理賦畀人使秉忠直之操凡爲國家效用也今

明聖垂拱賢輔秉樞予輩忝與九卿之列各以職掌奉

守

成憲相與斡旋化機圖維治理又得武東同朝一心一德共贊中興太平之盛莫不嘖嘖稱譽慶文貞之有武東如魏文貞之有魏暮足爲昭代增重乃位

與壽竟止此辟之璠瑜璜璧雖爲至寶而畜之也若虛其久也若棄又何徵於天道者耶嗚呼極人於危亡者其心足以達穹蒼其報足以享遐福嘗觀武東於侍御党雲崖卒於旅館念舊誼捐已資買棺爲殮哭之甚哀又周恤其後嗣是敦崇古道陰德所施不小矣乃孤身瘦死不及與妻子永訣而旅魂飄飄蓋不知武山何在而雲亭之水逝莫復回此其可傷悼甚於武東之哭雲崖也何天降厲一至此耶雖然晨旭夕没春丹秋腓理無久視

來其不可朽者俯仰無愧怍而已武康行可質天
[illegible]命之四品京堂位不爲早其沒也俠義於朝者
給美棺爲殮具舟車夫役歸襯南還要皆取信士
論無慚於蓋棺者也茲雲踰倏起魂歸故里見文
貞於九泉亦將許其克繩祖武永耀奕世矣寺董
淮舉爲奠嘗之以詞蓋傷哀友之云亡而亦因以
爲慰也

鐔墟堂卷之十七終